

LANGUAGES AND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佛典語言及傳承

〔日〕辛嶋靜志 著

裘雲青 吳蔚琳 譯

佛典語言及傳承

〔日〕辛嶋靜志 著

裘雲青 吳蔚琳 譯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佛典語言及傳承 / [日] 辛嶋靜志著; 裘雲青等譯.

—上海: 中西書局, 2016. 12

(國際佛教與中國宗教研究叢書)

ISBN 978 - 7 - 5475 - 0897 - 8

I. ①佛… II. ①辛… ②裘… III. ①佛經 - 文集
IV. ①B948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70554 號

國際佛教與中國宗教研究叢書

佛典語言及傳承

[日] 辛嶋靜志 著 裘雲青 吳蔚琳 譯

責任編輯 李碧妍

裝幀設計 梁業禮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200023)

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經銷 各地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肖華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7.5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475 - 0897 - 8 / B · 064

定價 78.00 元

國際佛教與中國宗教研究叢書

主編機構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浙江大學東亞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佛學論壇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院

總策劃 (Co-editors-in-chief)

聖 凱 陳金華 孫英剛

主 編

孫英剛

學術指導委員會(Advisory Board)

(以姓氏筆畫爲序)

萬俊人(清華大學)

王邦維(北京大學)

太史文 Stephen Teiser(普林斯頓大學)

田海 Barend ter Haar(牛津大學)

妙江(五臺山佛學與東亞文化國際研究院)

怡學(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榮新江(北京大學)

柏夷 Stephen Bokenkamp(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高田時雄(京都大學)

傅飛嵐 Franciscus Verellen(法國遠東學院)

傅敏怡 Michael Friedrich(漢堡大學)

賴永海(南京大學)

編輯委員會(Editorial Board)

(以姓氏筆畫爲序)

白若思 Rostislav Berezkin(復旦大學)

馮國棟(浙江大學)

聖凱(清華大學)

劉屹(首都師範大學)

劉震(復旦大學)

池麗梅(鶴見大學)

孫英剛(浙江大學)

李建欣(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連馬丁 Martin Lehnert(慕尼黑大學)

吳疆(亞利桑那大學)

何歡歡(浙江大學)

何善蒙(浙江大學)

沈丹森 Tansen Sen(紐約市立大學)

張德偉(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陸揚(北京大學)

陳金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林鳴宇(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金延美(耶魯大學)

柯嘉豪 John Kieschnick(斯坦福大學)

俞永峰 Jimmy Yu(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高萬桑 Vincent Goosaert(法國國家科學院)

寬廣(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龔隽(中山大學)

程正(駒澤大學)

總序

佛教及其他形式的宗教，是中國文明和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如同學術世界中的十字路口，中西交通、藝術史、政治史、宗教信仰、哲學思想、語言文字等領域，都與之緊密相關。然而，由於種種現實和思想上的原因，比如現代學科的機械劃分，使得對佛教及中國其他宗教的研究，在很多方面仍較為薄弱，同時也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間。研究領域亟待拓展，新的史料需要深入挖掘和重新解讀，研究的方法也需要進行更新。以宗教研究為着力點，不但可以有效地推動和拓展相關學科的發展，而且對於重新認識中國文明演進的脈絡及其特質，乃至對中國社會精神在當下的進步，都會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在國內外相關單位和學術同仁的支持下，“國際佛教與中國宗教”研究叢書將陸續出版。這套叢書以傳譯域外佛教研究為主，同時也引進國外的中國其他宗教的研究成果。我們相信，在不懈的努力下，讓中國讀者更多地瞭解西方學界豐富的研究成果，稍稍改變目前令人失望的欠規劃、缺規模、重複生產、缺乏創新的局面。通過這一叢書，我們也希望能够促進國內外學者間的瞭解、切磋與合作。參與翻譯的年輕學者，很多都展現出在相關領域令人讚嘆的潛力，翻譯的過程也將是這些年輕學者向國外學者深入學習的過程。

本叢書目前主要推動的領域如下：（1）佛教思想與哲學；（2）中古佛教史；（3）佛教社會史；（4）佛教物質史、藝術史；（5）內亞文明對中國佛教的影響；（6）中外交通與佛教；（7）東亞佛教；（8）南亞佛教；（9）佛教戒律、感通、教義、寺院生活；（10）道教及其他宗教；（11）其他相關領域。

人心是不待風吹而自落的花。沒有風吹，就有凋落，何況在現今急功近利、躁動不安的時代。但是喧囂過後，能夠沉澱下來的，也許才是最為

珍貴的。知易而行難，做一件事並不容易，很多的精力和時間都用在排除障礙上。但是世間的事本就如此，也因之才知道得來不易。非常感謝一路上向我們施以援手的學界同仁，也希望繼續得到大家的支持。希望我們這套叢書最後能够在喧囂中沉澱下來，對知識的創新、文化的發展、精神的洗滌起到一點點作用。

叢書編委會

(孫英剛執筆)

目 錄

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	1
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二)	23
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三)	34
早期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	
——以支婁迦讖及支謙的譯經對比為中心	54
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	
——《道行般若經》與異譯及梵本對比研究	72
利用“翻版”研究中古漢語演變	
——以《道行般若經》“異譯”與《九色鹿經》為例	94
編《佛典漢語詞典》的構思	118
《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	129
《撰集百緣經》的譯出年代考證	
——出本充代博士研究簡介	136
《列子》與《般若經》	142
佛典語言及傳承	154
盂蘭盆之義——自恣日的“飯鉢”	160
《八千頌般若》是在犍陀羅以犍陀羅語產生的嗎？	176
《法華經》語言的一些特徵	195
法華經中的乘(yāna)與智慧(jñāna)	
——論大乘佛教中 yāna 概念的起源與發展	219

誰創作了《法華經》?

——阿蘭若住比丘與村住比丘的對立 264

法華經文獻學研究

——觀音的語義解釋 304

阿彌陀淨土的原貌 330

誰是一闍提(*icchantika*) 360

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 373

徵引文獻、縮寫和符號 385

後記 425

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

不正確理解漢譯佛典就根本無法把握東亞文化與思想。儘管漢譯佛典如此重要，但是作為文獻，漢譯佛典歷來就沒有受到人們的重視。中國學的學者中極少有人讀佛典，很多研究佛教的學者則認為，漢譯佛典畢竟是翻譯，與梵語、巴利語佛典相比不過是二手資料而已，而且並不難懂，歷來就沒有要準確讀漢譯佛典的風氣。與“自始即有語言”這一基督教傳統相異，佛教不僅不拘泥於語言，相反認為對語言的拘泥有損於信心。但，正是因為思想是通過語言表達、通過語言流傳的，所以思想並不脫離於表現它的語言，而是存在於表現它的語言本身之中。不正確捕捉語言，便不可能正確理解思想。而且漢譯佛典如此難解，僅滿足於大約讀懂，是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佛教思想的。今天我們首先應該老老實實承認自己不懂佛教漢文。認定自己讀得懂，便會無意中不斷犯錯誤；知道自己讀不懂，便會開始考察為什麼讀不懂，這樣就會打破自己的局限，重新認識漢譯佛典。

如果我們從為什麼讀不懂這一疑問起步，從語言方面仔細研究漢譯佛典就會發見，漢譯佛典不僅是研究漢語語史的重要資料，同時在探討有關佛典的產生、發展等問題時也必不可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僅靠梵語佛典遠遠不夠。下面以漢譯《法華經》與《長阿含經》為例，展示一下漢譯佛典語言研究的一端。

第一章 漢譯佛典的漢語問題

（一）漢譯佛典的口語表達

讀漢譯佛典的人都會注意到，佛典中的漢語與中國古典漢語十分不

同。原因之一在於，來自印度、中亞等地的譯者不熟悉漢語，使用了詞彙的特殊表達，或是造大量新詞，用以表現當時在中國沒有的思想、概念，使用既成詞彙時也遠離了其本意。但是更大的原因在於爲了教說大眾，原典中使用了當時的傳說、寓言及日常對話，描繪了當時的日常景象。因此，在翻譯佛典時，譯者也相應使用了當時的漢語口語表達。漢譯佛典中出現的這些特殊的，或是口語的詞彙、語法在漢語辭典、語法書中極少能查找到，這就加大了正確讀漢譯佛典的難度。值得慶幸的是，從中國學方面研究漢譯佛典詞彙、語法的風氣漸盛，Zürcher（許理和）、森野繁夫、朱慶之、松尾良樹等學者的大著相繼問世，成績昭著；金岡照光等中國學學者的入門書也出類拔萃。

但是這些從中國學角度的研究有其局限性。這些研究總的來說有兩類，一是收集用例，歸納性地闡明意思；二是停留在自始至終與外典（佛典以外的文獻）中類似用法的比較，沒有表明漢譯佛典的特徵，即漢譯佛典是“翻譯”，我們可以把它與梵語、巴利語等經典，或是與其他譯者的“異譯”對照比較。例如日本明治時代的譯書、啓蒙書中出現的“權利”（right）、“科學”（science）等新詞，把它們與其原語或是作爲譯語固定之前的其他譯法比較，就可以明確它們的意思。同樣道理，把漢譯佛典的語法、詞彙與梵語等佛典或異譯相比較，就可以清楚、準確地找出它們的意思，解開許多疑團。例如，我們在參照梵本、異譯等後，就能夠準確把握下面這些難詞。

（二）佛典的難語例

首先，吉川幸次郎博士曾在《佛說無量壽經的文章》（收在《全集》第七卷）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無量壽經》五惡段的“恣心蕩逸，魯扈抵突”（T. 12, 277a7）中，“抵突”爲重疊同輔音（t）的雙聲詞，意爲“粗暴”；“魯扈”（lǔ hù）爲同元音相連的疊韻詞，意思不明。筆者曾在其他論文中論述過（辛嶋 1995：613—614 頁，注[103]），《長阿含經·遊行經》中有“闍怒（Channa）比丘虜扈自用”（T. 1, 26a18）；《放光般若經》中有“常欲滅虜扈自用”（T. 8, 27a27）。其中“虜扈”與“魯扈”類似。與前

者對應的梵本中爲 *caṇḍo rabhasaḥ paruṣo* (“易怒、粗暴、粗魯”，*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29.14)；與後者對應的異譯本中爲“慍慢”(T. 7, 82c16; T. 8, 256c19)，由此可以判斷，“魯扈”或“虜扈”意爲“剛愎自用”、“傲慢”、“粗暴”。

此外，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中有“各以衣鉢盛諸天華”(T. 9, 23a28 = 23c4, 24a12, 24b20)、“當以衣鉢若以机案從舍出之”(12b24)等。其中“衣鉢”被解釋爲“盛花之器”、“衣衿”等，但確切詞義至今不明^①。梵本中沒有與前一例對應的表達；中亞出土梵本中則有與後文的對應(參照辛嶋 1992: 67)，即，*pīṭhakena vā utsaṃgena vā-m-ādāyāsmād gṛhā nirgaccheyam* (“用椅子或圍裙把孩子們從這幢房屋裏帶出去”)②。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衣鉢”與梵語的 *utsaṃga* 對應。這一梵語詞通常意爲“膝”，但在吠陀文獻、巴利語文獻等中，很多地方意爲搬運物品時使用的某種“圍裙”(參照 Goto 1980)。“衣鉢”這一漢語也是這個意思。

以上二例說明，爲了搞清佛典漢語，我們有必要參照梵本、異譯。

(三)《正法華經》中所見的語法、語彙

歷來佛典漢語的研究傾向於從爲數衆多的佛典中抽出特殊的詞彙、語法，對它們進行列舉、解釋。我們今後的研究方向應是在歷來宏觀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逐步研究每一部佛典的詞彙、語法，並以此爲基礎，按譯者分類，對不同譯者的詞彙、語法進行研究。

近年筆者以《漢語大詞典》等爲工具，精讀竺法護譯《正法華經》(286年)，編纂了《正法華經詞典》一書。這部辭典中收集詞彙約有四千條，其中包括了歷來辭典中未收進的詞彙，並收集了佛教用語、音譯詞及口語詞彙。每一條目都附錄了梵本(校刊本及中亞出土本)及鳩摩羅什譯《妙法

① 參照岩波文庫《法華經》(上)坂本幸男・岩本裕譯注 345 頁，蔣禮鴻 99 頁，辛嶋 1992: 297，朱慶之 216—217 頁。

② 這裏的 *pīṭhaka* “椅子”恐怕是 *piṭaka* “籠”的誤傳。參照 *Vinayaṭīkā* I 225. 13~14. *piṭakāni pi ucchaṅge pi pūreṣuṃ*。

蓮華經》中與其相對的詞彙。

這部辭典與歷來漢語辭典或索引的不同之處在於：(1) 所有詞彙都出於同一經典；(2) 按現代漢語拼音順序排列；(3) 附上梵本、異譯經典中相對應的詞彙。

筆者計劃今後也以同樣方法編纂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及其他漢譯佛典的辭典，最終把他們進行總結，編集《佛典漢語詞典》。

僅《正法華經》(T. 9 卷所收)這一部漢譯經典中就出現了許多辭典、語法書中沒有收入的詞彙、語法。下面列舉幾例。

i. 人稱代名詞

《正法華經》中“仁”、“仁等”、“仁者”、“仁輩”、“諸仁”為第二人稱，意為“你”、“你們”。例如“佛告阿逸：‘今故語仁。宣布四遠……’”(118b3~4)、“世尊告曰：‘止，族姓子！仁等無乃建發是計……’”(110b22)、“仁者、阿難！”(98a24)、“諸仁當志一切敏慧”(94b13)。

關於“仁”、“仁者”的用法，有人認為是對地位同等的同士，或地位稍上者使用(水谷 1961 = 1994: 163—176 頁；金岡 91—92 頁)。這種說法在鳩摩羅什譯中還說得通，而在竺法護譯中則不一定適用，因為這樣的稱呼在《正法華經》中出現了約二十處^①，其中半數以上是佛對佛弟子、菩

① 其他例子：

“仁”：

(文殊菩薩跟彌勒菩薩說)“仁順其教 於彼世時 比像如是 我身爾時 則為法師”(67c13~14)；(佛跟舍利弗說)“欲知佛道 常調清淨 仁樂聖典 實為要妙”(70b4~5)；(父親跟孩子說)“有紫磨金 積聚於此 當以供仁 為飲食具”(82a5~6)；“五通閑居仙人……而具語曰：‘卿莫矜高自以為達。仁在屋裏，自閉不出，不知外事。……’”(85b13~17)；(佛陀)又告比丘：‘如來如是為人(讀作“仁”?)等倫唱道經誼，……現于三乘，禪定一心，使得滅度。’”(92c12~14)；(智積菩薩跟舍利弗說)“我觀能仁。是仁大師……”(106a3~4)；(常被輕慢大士跟比丘、比丘尼等說：)“仁當受經，亦當逮得如前淨眼，……”(123b14~15)。

“仁等”：

(導師跟從者說：)“吾……每懼仁等 創楚悔還”(94c27~28)；“世尊告曰：‘止，族姓子！仁等無乃建發是計……’”(11b21~22)；(常被輕慢大士跟比丘、比丘尼等說：)“我行恭敬，不輕諸賢。仁等當逮如來正覺道德之慧。”(123b14~15)。

“仁者”：

(彌勒菩薩跟文殊菩薩說：)“仁者，惟(v. l. 唯)說！ 今何因緣有此瑞應？……”(轉下頁)

薩、在家者的稱呼。

另一方面，說話者為表示自謙使用“鄙”一詞（外典中用例參照王雲路、方一新著 25 頁）。例如，“鄙何所失”（73c12）、“如來為鄙說法”（80a14）、“今鄙等懷疑”（68c26）、“鄙之徒類”（110b19）。

ii. “諸所”、“爾所”

“諸所”有時不是“所到之處”，而與“諸許”相同，表“所有”、“一切”。例如，“諸所經籍”（64b6）；“諸所財業”（64b14）；“諸所珍異”（64b16）；“諸所現在大菩薩衆”（65b5）；“諸所如來”（71a19）；“諸所良藥”（84b27）；“諸所鬼神”（121c11）；“諸所種類”（120c7）。

“爾所”與“爾許”相同，有時用作“和……一樣多”、“同樣多的”（參照太田著，三三頁）。例如，“從古以來 未曾見聞 乃有爾所 菩薩之衆 從地踊出 住世尊前 供奉歸命”（111a23～25）；“如是次取，越爾所國土，復著一塵”（113b9 = 113b22～23）；“吾逮無上正真道，成最正覺已來，其劫之限過於爾所塵數之劫”（113b25～27）。

iii. 被動

“（為）……所見”常表示被動（外典中用例參照牛島著 323—324 頁，柳士鎮著 320—321 頁，吳金華著 4—13 頁，董志翹、蔡鏡浩著 282 頁）。例如^①，“其不篤信 諸佛音聲 …… 為一切世 所見謗毀”（89b10～12）、“諸佛世尊所見諮嗟”（63a15）。

（接上頁）（64a4）；（彌勒菩薩跟文殊菩薩說：）“仁者，溥首！彼所言說我立住此今悉見聞”（64b8～9）；（彌勒菩薩跟文殊菩薩說：）“唯願，溥首！具說斯誼！吾今欽羨 及諸佛子 於四部衆 心懷悅豫 渴仰仁者”（65b24～26）；“爾時世尊以偈頌曰：‘卿，舍利弗！於當來世 得成為佛 …… 仁者國土 嚴飾如是’”（74b26～c23）；“爾時佛告彌勒大士：‘善哉，阿逸！仁者所問極大微妙，優奧難量。……’”（112a2～4）；“時佛頌曰：‘諸族姓子！皆聽佛道 今吾所說 …… 佛當建立 仁者諸黨 一切無得 生狐疑心’”（112a8～b2）；“無數無限不可計會億百千姪菩薩、大士及四部衆……則聞空中音聲而歌頌曰：‘仁者！欲知過是無限不可思議億百千姪諸佛世界有佛世界，名曰忍土。……’”（124a26～b2）；“佛告宿王菩薩：‘若有學人受是經者，所逮聖明、勢力、威德超越若斯。是故，仁者！若有講說此《藥王品》，有讚善者，後生為人，口中自然優鉢華香，身栴檀香……’”（126c24～27）。

① 其他例：“為三界欲 所見纏縛”（77c24～25）；“為諸品類 所見賤穢”（78c29）；“無數億佛 所見哀愍”（98c12）；“為雄導師 所見諮嗟”（113a12～13）；“則為如來 所見擁護”（117a10）；“常為衆人 所見愛敬”（119a3）；“為一切人 所見愛敬”（122a2）。

iv. 假設、讓步、反語

表現假設的有“設使”、“若令”(外典中用例參照王政白著 276 頁,牛島著 304 頁,柳士鎮著 256 頁)。例如^①，“設使聞者 令不沈吟”(112c19)；“彼人若令眼根清淨，而以肉眼覩諸所有，滿三千大千世界諸味石蜜叢樹，下至無可大地獄中，上至三十三天一切普見，悉能攝取”(119a22~25)。辭典中没有“假當壽終無所委付”(81c6)中“假當”(“如果”)一詞。

表現讓步的有“正使”(“縱使”。外典中用例參照韓崢嶸著 604 頁,董志翹、蔡鏡浩著 646 頁)。例如，“正使生天及在人間，與不可會，恩愛別離”(75c22)；“正使我等不退轉地諸菩薩尚不能知”(113b17)。

“設使衆生 見是世界 水火災變 劫燒天地 當斯之時 吾此佛土 具足微妙 柔軟安雅”(114c29~115a2)中的“設使”表示讓步。

表示反問的有“豈寧”、“豈將”、“豈當”等例。例如，“唯有一乘 豈寧有二”(70b19)；“豈將異乎”(100a3)；“尚無有二 豈當有三”(81b7)。

v. “載”

“載”一般用作量詞，意爲“年”，而在《正法華經》中則作爲數量單位，許多地方與梵本的 *nayuta* (“千億”或“百萬”)對應，意爲“極多”(參照《漢語大詞典》9 卷, 1243 頁)。例如，“見無央數億載諸佛”(66b15)；“奇異珍寶 無量兆載”(77c17)；“誦斯經者 …… 引無央數 億載譬喻”(79c14~15)；“無數億百千姪兆載聲聞衆”(92a23)；“十四載人立聲聞、緣覺地”(100a1~2)；“時千億人 皆立大道 十四載人 聲聞、緣覺 無央數人 得生天上”(100b8~10)；“覩見七十二億兆載江河沙諸如來衆”(126c11~12)等。

vi. “光世音”

在犍陀羅語中-*bh*-和-*v*-經常混用(參照 Brough 1962: § 44; von Hinüber 1986: § 191; Norman 1989: 374),《正法華經》的譯者也混同了這兩個輔音。

“光世音”(63a27)一詞與尼泊爾梵語寫本和吉爾吉特(Gilgit)本中的

① 其他例：“設使各各 作奇異行”(71b16)；“設使聞者 書寫執持”(101a17)；“設使有人齋此經行……當起塔廟”(124b21)等。

Avalokiteśvara (觀自在) 對應，而旅順博物館收藏的中亞出土梵本則為 *Avalokitasvara*。我們不難看出“光世音”的“音”與中亞本的 *svara* (“音”) 對應，“世”則是譯者把 *lokita* (“見到”) 聯想為梵語 *lokā* (“世間”)，翻譯成“世”。那麼，為什麼會有“光”？筆者假設，大約是譯者把接頭詞 *ava-* 誤解為梵語 *ābhā* (“光”) 翻譯而成的。

vii. “畫度樹”、“晝度樹”

“畫度樹”早見於竺法護以前的翻譯經典之中，與梵語 *pārijāta*, *pārijātaka* (珊瑚樹，生於帝釋天的樹) 對應。但是至今我們也不清楚，這個詞是如何被譯為“畫度樹”的。《正法華經》中也有這個詞 (65b17, 120a21)。與它對應的尼泊爾寫本和吉爾吉特本中為 *pārijāta*, *pārijātaka*, *pāriyātra*, *pāriyātraka*，中亞本中是 *pāracitra*, *pāracitraka*^①。“畫度樹”的“度”為梵語 *pāra-* (“越過”、“對岸”) 的翻譯，那“畫”從何而來？筆者認為，中亞本 *pāracitra* (*ka*) 含有梵語 *-citra* (“雜色”、“斑駁”、“裝飾”、“繪畫”)，所以起初這個詞被翻譯為“畫度樹”，以後，人們逐漸淡忘了這個詞的本義，把“畫”誤寫為“晝”，流傳至今 (參照辛嶋 1992, 280 頁)。

viii. “孚”、“孚務”

《正法華經》“孚”字在很多地方義為“趕快”、“趕緊”。如，“其有衆生……遵求羅漢，孚出三界” (76a14 ~ 17)；“不敢自前，孚便馳走” (80b17)；“惟願世尊，孚令我等所願具足，授無上正真” (98a5 ~ 6)；“當孚受持 斯《法華經》” (100a12)；“其女即以一如意珠價當是世，時孚供上佛” (106a16 ~ 17)；“今我年老，羸穢，無力，如是當死。汝輩孚起” (114b1 ~ 2)^②。

① 在《妙法蓮華經》中鳩摩羅什音譯為“波利質多羅” (**pāricitra*?) (T. 9, 48b28)。

② 與此對應的梵語為 *nirdhāvanti* (“跑出去”), *tvaramāṇa* (“趕著”), *kṣipram* (“快”、“趕快”), 鳩摩羅什譯為“速”, “疾”。由此可以確定，這些句子中的“孚”為“趕快，趕緊”的意思。參照《一切經音義》第二八卷“孚，疾也” (T. 54, 494a2)。還有一例：太田辰夫、江藍生兩位先生認為，竺法護譯《生經·舅甥經》中“甥又覺之。……守者……皆共醉寐。俘 (宋版等作‘孚’) 囚酒瓶，受骨而去” (T. 3, 78c) 的“俘” (“孚”) 字意為“捉獲” (《〈生經·舅甥經詞語札語〉》，《語言研究》16 [1989], 83 頁。衣川賢次先生把這篇論文提供給筆者) 筆者則認為“俘” (或“孚”) 在這裏也是“趕快，趕緊”的意思。